

百年 湖 南 人

王开林

著

百年 湖南人

王开林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湖南人 / 王开林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99-5912-2

I. ①百… II. ①王…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评论—湖南省—近现代 IV. ①K820.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9707 号

书 名 百年湖南人

著 者 王开林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912-2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湖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研究者殚精竭虑，也不容易穷尽本源，拿出确评和定论。但有一点却众口一词：湖南人铁胆辣手办大事的功夫不可小觑。湖南人性格够蛮，手段够狠，信念够强，胆魄够壮，一方面是地域使然，另一方面则是饮食使然。湖南人吃辣的本领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为：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临强敌，金刚放霹雳，手下决不留情。

若粗浅而论，湖南人血性弥漫，确实特别爱拼，特别敢拼，也特别能拼。若究竟而论，湖南人的血性是阳面，理性则是阴面，后者从未缺席，却往往被外界若有意若无意地忽略了。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令近代国人茅塞顿开；曾国藩征求朝廷同意，选派首批男童赴美留学；郭嵩焘超越洋务派的庸识和陋见，将学习西方政教视为当务之急；谭嗣同写成那部誓要冲决网罗的《仁学》，将反抗专制的思想传播广远；宋教仁设计政党内阁的结构，为民主宪政披荆斩棘……无一不是拜理性所赐。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讲到了点子上。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看得更为通透：“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蔡元培则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湖南人好为异端，敢做另类，制造出来的“负面新闻”也从来没少过。湖南人事事较真，缺乏玩世、混世和间世的游戏心态，所到之处便容易弄得剑拔弩张。谭延闿八面玲珑，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为“药中甘草”；沈从文始终自承为“乡下人”，并以此为挡箭牌，应算作两个特别的例外了。

湖南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知行合一，谋定不夺，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和信仰，认准了某个方向和目标，就会死心塌地，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灵泛”，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辣、比牛皮筋更韧的硬汉精神。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永无枯竭之时，这是他们拼命前行的原始驱动力。

“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事”，“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为了赢得这些异口同声的赞誉，湖南人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在节骨眼上，他们挺身而出，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屡败屡战，不胜不休，终于剿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年近古稀，异槁而行，挥师绝域，捍卫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领导广州起义，中华民国初现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民主宪政透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铲断了邪恶帝制的根系。在铁血交飞的乱世，湖南人是“中国的斯巴达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这个论断绝对靠谱。

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或多个强悍的族群作为龙骨架，才能屡仆而不僵，屡败而不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昭显了这样的实力和信念。《湖南少年歌》也唱出过类似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血性和理性都蕴含在这十四个汉字和两个标点当中。

试想，世间曾有一支全攻全守的“足球队”，攻守阵形为433，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是铁卫，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是中场，黄兴、蔡锷、宋教仁是锋将。这支全明星球队能不能所向披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可惜他们根本无法同场献技。

王开林

2012年10月10日改定



自序	1
----------	---

第壹卷 脾气和性格 001

曾国藩也有驴脾气	002
耿介刚烈的左宗棠	003
何绍基方正有余，圆通不足	005
谭嗣同俊朗而刚强	006
王闿运布衣傲王侯	008
黄兴和而易交，雄奇出于笃实	011
宋教仁是典型的性情中人	013
陈天华爱国根于天性	015
不党不同的章士钊	016
“甘草先生”谭延闿	019
齐白石既洒脱又“傻硬”	021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	023

第贰卷 交游和往来 031

魏源与曾国藩缘悭一面	032
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	032
左宗棠与郭嵩焘交谊不终	035
王闿运游说曾国藩“豪赌”	039

杨度与梁启超由兄弟变政敌	042
章士钊与毛泽东缘分不浅	044
齐白石与陈师曾最为相得	046
达夫一饭救从文	047
沈从文是林徽因倾诉的对象	051

第叁卷 经历和遭遇 053

被“考”焦的魏源	054
晚年遁入空门的魏源	055
曾国藩是“跳水冠军”	055
彭玉麟投笔从戎	060
“救火队长”彭玉麟	061
郭嵩焘临危受命，出使西洋	062
官场失意的郭嵩焘	064
王闳运著《湘军志》闯祸	066
王闳运老眼不昏花	067
蔡锷为何要投笔从戎	070
宋教仁有救国之志，无防人之心	072
陈天华投海自沉	076
杨度与袁世凯互相利用	080
八指头陀受辱而圆寂	086
叶德辉谩骂农会被枪毙	087
胡沁园慧眼识白石	090
陈衡哲撰文惹恼四川人	091
丁玲初到延安时如鱼得水	093

第肆卷 事业和功绩 095

魏源编著奇书《海国图志》 096

曾国藩害怕功高震主 097

左宗棠收复西北，不忘绿化事业 098

彭玉麟拼命辞官，热心散钱 100

曾国荃求雨“密誓自焚” 102

何绍基的书法作品是通国之宝 103

谭嗣同对变法谨慎乐观 105

王闿运乐育英才 108

黄兴屡败屡战，不胜不休 109

蔡锷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 114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梦 117

熊希龄沦为拔毛的凤凰 120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 125

章士钊频频出昏招 127

齐白石衰年变法 131

谭延闿既是美食家，又是书法家 133

唐群英不做空头政治家 135

“东方女飞将”王灿芝 136

第伍卷 至爱和真情 139

彭玉麟的兵家梅花最关情 140

蔡锷与小凤仙合演爱情双簧 141

宋教仁在日本有过短暂的情爱恍惚 148

熊希龄暮年得真爱	149
刘道一牺牲后，妻子殉情	151
张默君被邵元冲的苦恋感动	151
陈衡哲重情谊，顾家庭	153
金岳霖终身未娶之谜	157
沈从文的信和情	163
丁玲的情场表现惊世骇俗	168
白薇的爱情是一枚难咽的苦果	169
谢冰莹的三段婚姻	173

第陆卷 眼光和谋略

陶澍慧眼识佳婿	180
于学无所不窥的魏源	181
郭嵩焘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教	182
彭玉麟“霹雳手”清理官场	187
胡林翼的调和手段	190
曾国荃的杀人、敛财手段	193
谭嗣同高揭“民主”和“自由”旗帜	197
蔡锷智斗袁世凯	198
陈天华鸣警唤醒国人	201
章士钊将错就错，首称“孙中山”	204
叶德辉的搅屎棍法	205

第柒卷 德操和品行

曾国藩力倡勤俭	210
---------------	-----

彭玉麟自订“三不”原则	213
曾氏兄弟捐金刻印船山遗书	214
胡林翼惜才如命	214
谭嗣同肝胆照人	217
黄兴顾全大局，休休有容	218
宋教仁勤奋好学	224
熊希龄晚年慈悲为怀	225
叶德辉放荡不检	227
杨度愧对恩师	230
章士钊吃“流氓饭”和“律师饭”	233
易顺鼎好色如狂痴	236

第捌卷 谐谑和调侃

曾国藩被人击中要害	244
曾国藩的六字真言	244
左宗棠的“诸葛亮情结”	246
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心病	248
左宗棠与曾国荃和为贵	249
胡林翼写诗筹军饷	250
王闿运中了曾广钧的妖刀	251
王闿运嘲讽民国总统	252
叶德辉专搞人身攻击	252
章士钊“诈降”	253
叶德辉死后遭胡适调侃	254
谭延闿哀荣变挨骂	255

第玖卷 议论和评鹭	257
曾国藩杀降灭口	258
曾国藩破山中贼易，破心中欲难	258
曾国藩重名誉胜过生命	259
曾国藩是特异环境中的产物	261
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262
胡林翼长才未展	265
曾国荃可能被妖魔化了	266
郭嵩焘曲高和寡	267
谭嗣同流血牺牲的意义	267
王闿运所学非所用	274
黄兴赍志以歿	275
蔡锷英年早逝是中国的巨大损失	277
陈天华是东海之魂	278
杨度留下大谜团	279
宋教仁是中国政坛的桑提亚哥	281
后记	283

第壹卷

脾气和性格

曾国藩也有驴脾气



在南方战场上，曾国藩受足了磨练，再怎么吃苦，再怎么遭罪，再怎么受憋屈，他都能够隐忍。国情就是如此，除了集强权于一身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铆足劲修习“忍”功。

有道是，“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善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将制衡江南的兵权赐给一位汉臣？这位万岁爷的顾虑，曾国藩洞若观火。尤其可怕的是，某些朝中大臣时不时地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未必真是国家之福。

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曾麟书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作古，他委军不顾，仓促回乡奔丧。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十分倔犟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干脆顺水推舟，批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他忠孝两全。

在中国，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学问和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期，呈上奏章，要求终制（父丧须守三年，官员概莫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在奏章中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只挂个兵部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掣肘，粮饷苦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剿匪荡寇的工作？话已说到这份

上，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咸丰皇帝要是不肯给他全面的军政大权，他就在家闲待着，不再出山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这个烂摊子吧。

说来也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翦除了东王杨秀清及其亲信。事变后，洪秀全再下密旨，令翼王石达开火速进京勤王，剿灭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洪秀全的一石二鸟之计够狠毒，全盛的太平天国却因此元气大伤。清王朝一直疲于招架，这下得到了意外的喘息之机，咸丰皇帝心里乐开了花。他就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会淡得出鸟来。

曾国藩被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其后，尽管咸丰皇帝再次强行起用曾国藩，但仍旧只肯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完整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青年骁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了曾国藩，他们横扫江南，捅出了大窟窿，弄出了大动静，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江南军情急转直下，形势迅速恶化。

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自知好局已黄，他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赶紧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奉上，敕命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普天之下，当时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

耿介刚烈的左宗棠

左宗棠保全西疆的金瓯完整，大功一件，返京叙职，两宫皇太后（当时东宫慈安太后尚未被西宫慈禧太后鸩杀）召见，可恶的太监竟要这位左大英雄交付陛见关节费三千两银子，左公坚决不肯认宰。眼看就要闹僵，幸得一向顾全大局的恭亲王奕訢从中转圜，为他代做了人情，左公这才入宫晋见了两位垂帘听政的年轻太后。

当时，左宗棠奏对称旨，慈安太后被老英雄的壮语感动，又听说他视



力下降，于是将先帝（咸丰皇帝）的遗物——一副墨晶眼镜赏赐给他。用人情味十足的小恩小惠表彰左宗棠的盖世功勋，慈安太后可谓别出心裁。谁知主管太监奉旨颁赐时，竟强行勒索礼金数千两白银（报价真够咸的），左大将军一怒之下，转身就走，先帝的墨晶眼镜也懒得要了。恭亲王奕訢人情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他再次出面和稀泥，好说歹说，还了个半价，总算为左宗棠领到“奖品”。

耿介的人敢讲话，敢表态，甚至敢“以一人而敌一国”。左宗棠烈胆刚肠，在大庭广众中也往往放言无忌，他曾指斥满族大员官文（湖广总督）目不识丁，还讥讽旗人权贵多半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触犯众怒，令满、蒙籍高官恨之入骨。

左公首度遭排挤，简放两江总督；再度遭排挤，则被派往福建前线，主持海防。他才不犯愁呢，仍要大言矜夸，论到临敌制胜，天下鼠辈都得靠边站，还须我“老亮”亲自出马才行。

他对外一直主战，却始终无缘与英、法、德、意、日这班列强的精锐之师正面交锋，未能痛痛快快地决一雌雄，遂引以为平生憾事。他在写给儿子左孝宽的信中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不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公越老越雄健，盖因胸间有一口恶气积郁已久，未曾吐出。在信中他还引用了同袍彭玉麟的话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语气豪迈，足令热血男儿肃然起敬。人至古稀，头脑清醒，不昏瞶，已属难能；左宗棠还肯将一腔英雄热血洒在祖国南疆，更属可贵！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闻《中法新约》签订，气愤填膺，连呼：“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久不要，我从南边打到北边。我要打，皇帝没奈何！”因为恶气攻心，左宗棠呕血数升，猝然而逝。一代英杰，死不瞑目，悲哉！

何绍基方正有余，圆通不足

大书法家何绍基入仕多年，一直身居清贵闲散之地，对官场厚黑学领悟不深，对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官场作风缺乏切身的体验。他秉性孤耿，按显规则行事，方正有余，圆通不足，在处世待人方面，他的表现远不如其父何凌汉那样长于周旋，达于机变。他一心一意要为地方办实事，愿望好，热情高，却难免操之过急。整顿考场，平反冤狱，劾罢贪官，必然惹恼某些利益集团。于是，他身边总有人掣肘，总有人使绊子，总有人放冷箭。他越想有所建树，就越觉得孤立无援，越感到苦闷难消，倒是那些只做官不做事的人乐得逍遥，非常滋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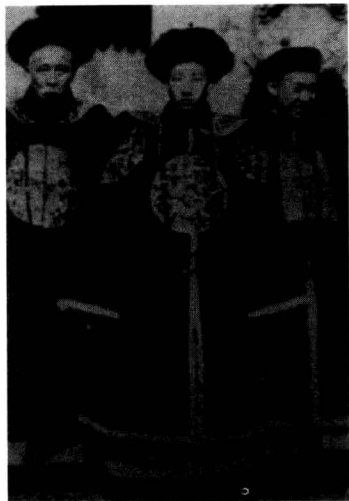
当他对种种弊政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剴切上书，缕陈时务十二事。咸丰皇帝生性阴沉，颇有点神经质，哪里听得进忠臣逆耳的谏言？他即位以来，太平军在南方闹开了锅，老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都快缩水一半了。乌鸦天天叫，坏消息天天揪耳朵，他的心情能好吗？眼下他批阅了四川学政何绍基呈上的这本专门挑刺的奏折，自然气不打一处来。龙颜震怒了，何绍基的仕途立刻亮起红灯，他为自己的“肆意妄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性情洒脱不羁的李白尚且在《蜀道难》中这么感叹。以何绍基此时此刻的心境，他就更有理由高唱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了。成都士民尊崇他的人品学问，苦苦挽留，打算集资创建草堂书院，聘请他主讲其中。诚意可感，何绍基仍然婉言谢绝，他想早一点离开伤心之地。他总算看清，官场的腐败已无法整肃，昏愚的朝政还将继续跳水，万方多难的局面正日益恶化。

深夜扪心，何绍基反复自问：一介儒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眼前进一步断崖千尺，退一步海阔天空。昔年，何绍基“将身货与帝王家”，如今，他决意将它赎归己用。只可惜他在家乡道州（今湖南道县）精心营建的东洲草堂已毁于洪杨兵火，就算他想“白发渔樵

江渚上”，也已是好梦难圆。

谭嗣同俊朗而刚强



光绪帝与谭嗣同合影

三十三年（1865—1898）间，谭嗣同如此淬炼自己的身心：先是寒窗苦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于学无所不窥，对湘贤王夫之的学说尤为心折；十八岁时，谭嗣同在《望海潮》一词中写道，“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青年时期，谭嗣同壮游天下，饱览名山大川，寻访岩穴侠义之士，“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幸获文天祥生前用过的“蕉雨琴”和“凤矩剑”。他跟王正谊（王五）学刀法，跟胡致延（胡七）学拳术，跟吴雁舟、杨仁山学佛谛，成就文武全才；谭

嗣同知行合一，著《仁学》，阐述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摆脱专制樊篱，戛戛乎独造，在湘省办报办学办会，以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先声。他还涤净了旧时代读书人身上常有的不良习气，不嫖妓，不纳妾，不赌钱，不吸鸦片，不玩物丧志，生命俊朗而刚强。他致书好友沈小沂，这样写道：

……嗣同幼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弦，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

谭嗣同不仅天才轶荡，而且魄力绝伦，像他这样书剑合璧、文武兼资的青年志士，一时无几，不可多得。同样是三十岁，明末那位屈身事敌，辜负了义妓李香君殷切期望的侯方域，自署“壮悔”；谭嗣同“振衣千仞岗，濯